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13位ISBN编号：9787508033273

10位ISBN编号：7508033272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华夏出版社

作者：朱文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小说作家朱文长篇小说代表作。

小说描写了“小丁”的一段感情经历。

作者以流畅的笔力在娓娓道来的情节叙述中将读者带入到一片空灵静谧的如神境地。

本书文字流畅、情节跌宕有致，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和愉悦性。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作者简介

朱文，一九六七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在苏北长大，一九八九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一九九四年辞去公职专事写作。

著有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因为孤独》《大汗淋漓》《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自编自导电影《海鲜》《云的南方》。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书籍目录

第一部 夏天，夏天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尖锐之秋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部 一月的情感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四部 与悬铃木斗争到底 第十三章 第十四
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章节摘录

书摘 小丁在房间里光着身体，又一次用手指触摸了一下下部那更为明显的乳头状突起，仍然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不疼不痒，没有气味。

这样的疾病只能让人犯困。

你实在不知道它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小丁双手抱住肩膀，斜靠在地柜上，只是觉得四周非常安静，就像轰鸣的机器忽然停了下来一样。

他拿过字典来，查阅了“疣”那一款。

也叫肉赘，俗称瘰子。

他认为自己是第一次开始理解和把握这个字。

疣是一种你可以和它共同生活的疾病吗？疣是一种你可以和它相安无事的疾病吗？小丁试着去忘记它。

一个星期以后，那突起已变得足够的扎眼，成了刷状的，并且呈乳白色。

小丁来到窗口，在正午明亮的光线下仔细端详了一番。

它就像一朵花一样，能够感觉到它是有生命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还要继续盛开。

小丁猛然发现，它并不孤立，在它的四周已经出现了好几处细小的突起，因为它们还不起眼，所以显得更具勃勃的生机。

小丁有了些恐慌，他努力地把注意力移开，但是始终做不到。

他知道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它的时候了。

小初好像很生气，抬腿就走，不再搭理小丁。

她恢复原先上楼梯的节奏，在黑暗的楼道里走得非常快，非常坚定。

小丁闭着眼睛听着那高跟鞋的声响，直到最后传来关门的响声。

小丁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

好像是四楼门开了，一个女声在向主人告别，留步，留步。

小丁想离开，但是脚硬是一步也不想挪。

后来也不能动了，因为上面的人已经缩手缩脚地下来了。

小丁屏住呼吸身体尽量地贴着墙，眼看着一个黑影从他身边经过，他闻到了那个女人身上淡淡的香味。

谢天谢地，她并没有发现他，不然她会被吓得从楼梯上滚下去的。

小丁忽然又后悔起来，当那个女人擦着他身边经过时，他应该说一声“你好”才对。

说完了，他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

这时他听到那个女人的脚步声已经到了楼底，忽然这个女人没命地狂奔起来。

小丁连忙凑到楼梯口的窗口往外看，在月光下他可以看清那个穿着裙子的女人一边跑，一边不安地回头向楼梯口张望。

小丁无力地把头靠在椅背上，他现在想不起晚上到这来是为了干什么的。

他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

刘美林在他身后马上怯怯地叫了一声，喂，喂，不玩啦？

小丁苦笑了一下，玩什么东西啊，我先走啦。

刘美林更为急切地说道，牌，牌不打啦？那个，那个程军一会儿就该来了。

是吧？他把脸转向胡婕。

小丁想起来了，今天是被约来打他妈的牌的，赌一点小钱。

胡婕也用一种似乎是期待的目光看着他。

小丁有点想不通，今天这牌局他们竟然还有兴致玩下去？迟疑了一会儿，小丁说，算啦，程军这家伙没准数的，我看他今天是来不了啦。

刘美林说，怎么会呢，要不给他家里打个电话再催一下。

说着，刘美林就要往电话那边过去。

忽然他又停住了，他眼巴巴地对小丁说，电话还是你来打吧。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小丁坚决不愿意。

他又重新在座位上坐了下来，看着兔子和兔子的老婆。

小丁的意思是，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在我这个人前当着另一个的面给那个程军打电话的。

如果你们打了，我小丁也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他妈的牌，忍受这个夜晚，一直忍受到底，无所谓了。

刘美林开始弯下腰收拾地上的西瓜和碎盘子，不时地从臂弯或者胯下偷眼迅速地打量一下双臂抱膝、把下巴搁在膝盖上、闭着眼睛但是眼睫毛在扑闪的胡婕。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刘美林直起腰来，把手上的两片没碰脏的西瓜递给小丁，然后双手在胸前的围兜上擦了擦，走向放电话机的床头柜那边。

他轻轻地把听筒搁在柜上，对小丁一抬下巴，说，你的。

小丁非常惊诧，我的？小丁不得不把手上的两片西瓜递还给刘美林，并且也在老刘胸前的围兜上擦了擦手。

真想不到，电话还真是找小丁的。

靳力先把电话挂到了小丁家里，说有急事，吵完架以后没心情出来打牌的小初告诉了他刘美林的电话号码。

小丁听出是靳力的声音，隐隐地有些不安，而对方听到小丁的声音以后，原本急促的语气反而缓和了许多。

程军打来电话，问小丁有没有兴趣和他结伴出去旅行。

他说，你看，天气开始凉快了，熬过来啦，老弟，不出去转转简直是犯罪。

他的语气很激动，好像身上已经背好了一只大旅行兜。

小丁猛然抬头看了看窗外。

一朵很淡的白云正在消防大厦的尖顶上盘桓不去。

程军追问道，怎么样？小丁缓过神来，说道，去哪？

程军说，随便去个什么地方。

小丁说，这个白痴，天气凉快了还不在于家里呆着？那这一整个夏天不是白熬啦？程军说，这叫什么话，你在家呆着干嘛，你正在写东西吗？小丁说，天气这么好，还窝在家里写东西？你真是个白痴。

程军有些急眼了，他说，好啦，妈的，骂够了没有？到底去不去？小丁说，去不去还听不出来，你再用再问一遍？这个白痴！程军说，好吧。

那你赞助我一点钱，或者借我一点，怎么样？小丁说，我就知道的，你不会凭空邀请我的，哪有这等好事！但是我哪有钱可借给你呢？想想啊，你这个白痴。

程军说，行啊，我再想别的办法。

你他妈的！

我看你整天什么也不干，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别人打电话来，然后骂别人白痴。

烦不烦啊？还不如出去转转。

小丁说，算啦，我哪也不想去。

程军似乎有些失望，他说，就这么说，我可以邀请别的人，你这个白痴！骂完，他就挂掉了电话。

小丁在屋里来回转了两圈，忽然有点后悔。

他翻出电话号码本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程军的号码。

最后他就凭印象拨了个号码出去。

进入十一月以后，小丁总是觉得身体特别容易感到疲倦，间或还有耳鸣现象发生。

那声音很怪，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傍晚在远远的桥边吹着哀怨的口哨。

他已经恢复了较为正常的写作生活，虽然一时半会儿还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但是坚持在桌前坐着，是为了把他烦躁不安的生活像他的屁股一样尽可能快地安顿下来。

他考虑过中止服用那些抗生素类的药物。

那些以正义的名义来到小丁眼下生活中的药丸似乎已经不在和该死的细菌病毒作战了，而在和他的健康作战。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小丁难以设想、更难以接受一个和药物共同生活的未来前景。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带着吃饭的心情去吃药。

那样他就真正地成熟了。

成熟的意思就是，可以并且应该去死了。

一个人活在一具身体里，如同居住在一间房屋里，享受着身体触角所能竭力获得、榨取的快乐，自然就得承受修缮房屋的责任，和房屋倾斜、倒塌所带来的苦痛。

只是此刻快乐与苦痛都变得虚幻起来。

也许居住在一间开始漏雨的房屋里更能感觉到屋外绝望的天气。

小丁认为自己想得太多了。

有时一个想法刹那撑满了他整个脑袋，恐惧扼住了他的心脏，两条腿就像是塞满了棉絮一样，他怎么都没有气力从椅上站起来。

他额头开始出汗，呼吸变得紊乱，他为自己从未吝啬过的自我怜悯感到耻辱。

另外，他发现自己的体质变得日益敏感。

午觉醒来，他忽然感觉到秋天正在离去，以一种像风一样微妙的步伐，他甚至嗅到了空气中漂浮着提前到来的零星的冬天的气息。

他匆匆锁上门来到楼下，像一个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中年人一样，沿着水泥方砖铺就的人行道，时快时慢，一直走到消防大厦那边。

然后他觉得累了，于是沿着原路往回走，他知道无论如何他也挽留不住这个最具温暖的肌肤相亲之感的季节了。

走到一家摩托车修理铺的时候，他再次变得泪流满面。

他想，这没有道理，这毕竟不是他所能拥有的最后一个季节。

这样轻易地感动，没有道理。

晚饭后，他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就上了床。

也不知道到底几点了，他只是觉得累。

躺在床上时，他想，从某种角度讲，生病也是一种幸福。

刚要睡着，忽然外面有人拼命地拍打着防盗门。

小丁不想答理。

但是外面的人拍打得更凶，而且在大叫着他的名字。

小丁听出是程军的声音，他说我知道你在里面。

小丁只好起来开门。

当然是程军，风尘仆仆，一进门就撩起头发来让小丁看一看头上褐色的伤疤。

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位胖胖的塌鼻子的女孩。

她冲小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一下，牙倒是挺白的。

小丁只好回到里屋把长裤套起来。

一种熟悉的生活气氛随着他们一下子涌了进来，小丁简直有点反应不过来，半梦半醒，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好在程军也没打算和他谈谈旅途见闻的意思，脸色酡红，完全心不在焉。

小丁说，好吧，二十分钟，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要早点休息。

程军说，就凭头上这块疤也该半个小时吧。

小丁有些不耐烦，说，好吧，但是说清楚这是最后一次，二十五分钟。

程军连声说，当然，当然。

边说边拉着那个胖女孩火急火燎地冲进了里屋，并且把门拴上。

在洪武北路拐角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小超市里买了一盒烟以后，小丁重新回到了冷飕飕的天桥上。

虽然街道两侧的店面灯火辉煌、亮如白昼，但是已没有什么行人，夜深了。

他上身趴在栏杆上，拆开烟盒的封皮，向桥下扔了下去。

小丁觉得寒气已经从撑在铁栏杆上的肘部浸渗到了骨头里，他不是感到冷，而是生疼。

他站直了，左手夹着一根烟，右手伸到背后的裤兜里去摸打火机。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小丁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黑夜有了感觉。

他觉得他并不惧怕黑夜，只是缺少热情去与寒冷、黑色、莫名的恐惧对峙。

有时他甚至愿意自己就此被重重地击垮，一了百了。

也给我一根烟好不好？一个胆怯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小丁被吓得一哆嗦。

他转过脸去，盯着那个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面目秀朗的年轻人。

小丁继续盯着他，并且向桥的两侧看了看，只是因为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从哪个角落突然冒出来的。

他好像穿得很单薄，但是一点也不觉得冷的样子，他和小丁只对视了一小会儿，就迅速地把眼睛躲闪开了。

他见小丁还在打量自己，便指了指桥的西侧，说，刚才我一直站在那边，很久了。

小丁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又看了看，还是说道，不可能啊，我不记得那边站着人。

这个年轻人于是便一桩一桩地说出小丁在过去的半个多钟头里都干了些什么。

但是小丁变得更加吃惊了。

他沉默了片刻，顾自埋头笑了一下，然后伸出两根手指在小丁面前晃了晃。

后者这才想起香烟那一茬，他连忙把手里夹着的一根递了过去。

但是对方没有接，有点为难地笑了笑。

小丁说，没事，我刚抽出来，嘴还没含过。

但是对方又笑了一下，好像还是有些不情愿。

小丁只好摸出烟盒来递上。

烟盒里的烟卷整齐地排列着，几乎是满的。

这个年轻人伸出三根手指抽了两次，没能顺利地抽出烟卷来，只好伸出另一只手把烟盒整个拿了过去。

小丁觉得很奇怪，他穿得那么单薄，但是刚才碰到他的手时却感觉他的手很热，甚至有点烫。

小丁更加觉得自己的手冷。

小丁背过身去，用身体挡住风，打着了火机。

他凑上来点烟的时候，小丁看清了他一脸刮得发青的胡子茬和耳朵根部的一小块发亮的疤。

这个年轻人点完烟以后小心地用食指和中指交替在小丁的手背上轻轻地点了两下。

小丁知道这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心里还是因此一激灵，反而感到不自然起来。

.....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媒体关注与评论

题记我坐在抽水马桶上，闭着眼睛，把目光从梦中那些琐碎的情节上移开。我竭力想深究情节发生时的季节背景，从当时几个人物的表情、衣着、对话，从可能出现在场景中的一棵树的状态，从天空的颜色、风的方向以及光线不易觉察的变幻中去回忆，我始终无法肯定那是哪一个季节。

也许，那并不是我的身体所切实体验到的、可以用时间去抵达的四季中的某一个。为什么没有第五个季节呢。

——题记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